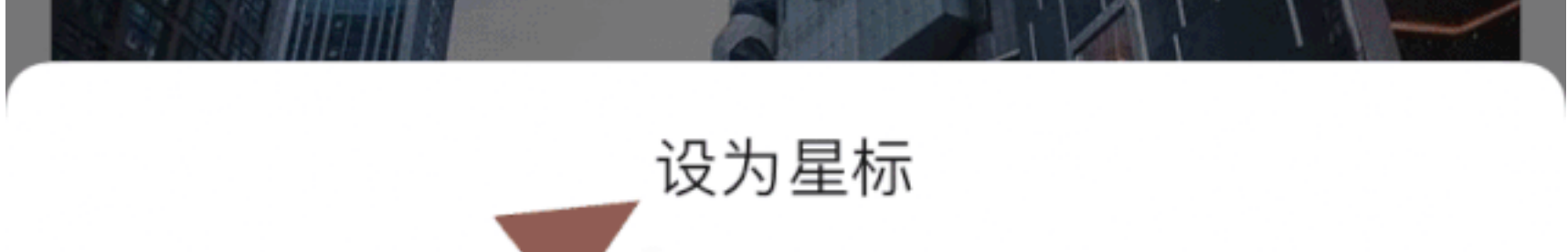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微信扫一扫
关注该公众号



设为星标

推荐给朋友

👉 “星标”南周，不错过每一篇深度好文👉



▲ 李银河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，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退休后，她时常在自媒体平台回答网友提问，其中许多问题涉及婚姻、家庭与爱情。（视觉中国/詹敬/图）

全文共**4207**字，阅读大约需要**10**分钟

“如果婚姻要以离婚来结束的话，与其去经受这个痛苦，就不如干脆不结婚。这也是人们不愿意进入婚姻的一个原因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一个社会在离婚率不断攀升的同时，人们结婚的意愿也越来越低。”

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

文 | 南方周末记者 遑畅

南方周末实习生 宋思静

责任编辑 | 刘悠翔

2020年5月28日，中国跨入“民法典时代”。此时的李银河，正在威海海滨享受她的退休生活。

“王小波遗孀”的身份遮蔽了李银河在学术上的建树——她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，退休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，代表作有《婚姻法修改论争》《同性恋亚文化》《女性主义》等。

李银河的退休生活很规律，每天上午写作、下午阅读、晚上看电影。闲暇时，她会在自媒体平台回答网友提问，其中许多问题涉及婚姻、家庭与爱情，这也是李银河一直关心的研究领域。

“激情之爱，终会随着时间变淡吗？”民法典通过那天，李银河就在微博上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。她告诉网友，大概率的情况是“激情”转为“柔情”，小概率的事件是可以把激情之爱保持终身。“但是你也不能说，柔情不是爱，变成一种比较温柔的，比较弱一些的感情，它也是一种爱情。”

在微博上，李银河会分享她与伴侣“大侠”的爱情，用一种既温柔又激烈的语言：“一想到你我的心就开始深沉，直到哭泣。”二十余年前从福利院收养了一个名叫壮壮的孩子，有一点学习障碍。李银河频繁晒出壮壮的画作，颇为自豪。某种意义上，李银河在身体力行地探索婚姻的边界、家庭的真谛。

在民法典正式通过前几日，南方周末记者给李银河发去采访邀约信息。十分钟不到，她就爽快答应：“民法典很重要。”

1 “离婚跟社会稳定没有直接关系”

南方周末：民法典新设的30天离婚冷静期引起不少争议，有人认为增加了离婚的成本。

李银河：有些人觉得没必要，我倒觉得30天也不长，让他们冷静冷静还是有道理的。因为有一些冲动型、激情型离婚，俩人吵架了，说“不过了”，你给他们30天的冷静期，可能他们就改变主意了。现在闪婚、闪离的也很多，我觉得添加离婚冷静期是合适的。

好在冷静期也没那么长，如果一个月后还不改主意，那就证明他们确实是想离婚了。没增加其他难度。

南方周末：离婚在中国越来越普遍，你去年出了一本书《李银河说爱情》，里面也谈到这个现象。你分析其中的原因是什么？

李银河：社会学上衡量离婚有两个指标，一个是离婚率，一个是离结比（当年离婚对数除以结婚对数）。我去年看到的数据，中国的离结比达到37%，今年的数据还没出来。中国1970年代的离结比大约是2%，现在接近40%，真的是非常高了。在一些大城市，像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，离结比都超过50%了。

50%意味着什么？美国的离结比我听说早就超过50%了，已经很多年了。根据这个数据可以得出一个推论，人们会这样说：美国所有的婚姻中有一半以上会以离婚告终。

中国的离婚率这些年提升得非常快，至于原因，我觉得其它它是工业化、都市化、现代化的伴生现象。这些倒不一定是它的直接原因，但是在所有现代化的过程中，都会出现离婚率上升的现象。

这里面一个最主要的因素，就是从乡土社会变成现代化社会的实质，是从一个熟人社会进入一个陌生人的社会。为什么农村的离婚率低呢？大家都是熟人，互相都有制约，你要是想离婚的话，七大姑八大姨都来劝，那离婚率就高不了。而且在熟人社会里，离婚也比较污名化，大家说“这个人离过婚的”，就特别看不起他，婚姻失败牵涉的问题就比较多，阻力特别大。这是一种乡土社会的现象。

中国现在城市化率将近60%，进入了陌生人社会，你住的房子对面的人不知道你叫什么，基本上跟你没关系。这时候你压力就小了，俩人一打架，一闹不和，就离婚了。离婚的阻力小多了，在这样的社会，离婚率就增长得很快。

南方周末：我看到一些政策出台的背景提到要降低离婚率。离婚率高，这不是不是一个需要国家和社会想办法去解决的问题？

李银河：没有必要。离婚是两个人的决定，它所牵涉的只是两个人的生活，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没有理由去干涉。俩人不想一块过了，非得强压着他们一块过，不可以有这样的动机。1970年代的离婚特别难，有的离婚官司一打十几年都批不下来，也不见得就好。离婚跟社会稳定并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不是说离婚率高了，社会就乱了。

南方周末：离婚率高对于婚姻制度本身会有什么影响？

李银河：可能好多人就会想，如果婚姻要以离婚来结束的话，与其去经受这个痛苦，就不如干脆不结婚。这也是人们不愿意进入婚姻的一个原因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一个社会在离婚率不断攀升的同时，人们结婚的意愿也越来越低。

2 “同性恋者想结婚，其实也是想要一些配偶的权利”

南方周末：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，你有提出意见或建议吗？

李银河：我还真没参与，因为退休时间挺长了。但是我注意到有很多同性恋者给立法机关写信、联署签名，要求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写入民法典。同性恋社团很活跃，他们经常发一些信息给我，向我咨询。

南方周末：同性婚姻没有写入民法典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之前也表态，还是要维持建立在一男一女结为夫妻基础上的婚姻制度。这样的结果在你的预期之内吗？我看到你曾在2016年预测，中国会在十四年后批准同性婚姻合法化，当时有什么依据？

李银河：我2016年那个说法也是半开玩笑，当时网上有一个统计，说35岁以下的人80%都赞成同性婚姻。当时全国人大代表（平均年龄）是49岁，所以我就拿49减35，说14年之后，当这批35岁以下的人进入全国人大，那立法机构中赞成同性婚姻的比例不就会达到80%了吗？就是这么一个估计。

以前全国“两会”的时候，我还找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提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建议和提案。这几年我退休了，不怎么活动了，也就基本上不参与这些事情了。

南方周末：公众对于同性恋群体的认识和接纳程度，会影响到法律的态度。你感觉和十年、二十年前相比，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接受度有比较大的变化吗？

李银河：咱们中国的特点一直是公众的接受度比较高，官方的态度比较保守。我2007年做过中国公众对同性恋态度的调查，好多指标比美国高，态度比美国都开放。比如“同性恋应不应该有平等的就业机会”，我们调查的受访者有91%都说应该有，同样的指标在美国是86%。

美国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是沙漏型，两头大中间小。中国是枣核型，两头小中间大，完全接纳同性恋的大概有20%多，完全不能接纳的是30%，多数人在中间，没态度，无所谓。这个区别可能也是因为文化上的差异，美国有宗教教条是反对同性恋的，所以信众的态度会非常保守。

其实中国对于同性恋一直没有特别严厉。西方还有过同性恋非法的历史，但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。应该说，中国在涉性的立法上面偏保守，并不是针对同性恋才保守。

南方周末：同性婚姻还不能合法化，有什么弥补的办法？

李银河：同性恋者想结婚，其实也是想要一些配偶的权利，比如配偶住院，他希望有一个签字权，还有配偶财产的合法继承权等。如果我们法律上能承认事实婚姻或者非婚同居的话，对于同性恋者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3 “不要说到女性主义，就把它妖魔化”

南方周末：你曾经呼吁，修改法律赋予单身女性生育权。在这次民法典编纂过程中，一度也有相关的立法建议出现，但最后还是没能被采纳。

李银河：对，这也是我感到比较遗憾的地方。赋予单身女性生育权，包括允许冻卵、使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等，都是我觉得特别应该增加的。

过去关于单身女性生育，一方面是提出这种需求的人比较少，然后国家又有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，所以就担心给了单身女性生育权，人口增长会失控。但是我觉得，现在这方面已经障碍很小了，中国的人口压力没以前那么大了。

我是觉得国家还是可以搞计划生育，不是说撤开了随便生，还没到那个程度。但是计划生育的单位应该从“一对夫妻”变为“一位妇女”。就是当有一个女人，她不想结婚，但是她想生孩子，你有什么理由不让她生？你不让她生，那她作为女性，这一辈子的生育权就没法实现。法律应该与时俱进，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。

南方周末：单身女性生育的孩子，倒是可以直接随母姓，规避了关于孩子冠姓权的争议。前段时间，papi酱的孩子没有随母姓，社会上反应非常大。你从这些反应中观察到什么社会心理？

李银河：我觉得，反应大说明女性权利意识比较高涨，但有点太激烈了，在一些事上走向极端。因为冠姓权这个问题，其实法律里早就保障了，说的是孩子可以随父亲姓，也可以随母亲姓，并没有规定必须随父亲姓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权利方面没有什么可争取的，它就是一种习俗。平等意识不那么强的人也就无所谓，就都姓父亲的姓，都遵循习俗的做法了。

这回焦点在papi酱，大家一直觉得她是一个很独立的女性，好像对她就要求比较高。所以说，你既然是（倡导）女性权利，干嘛不让孩子姓你的姓？其实我觉得这样要求也挺没道理的，挺矫情的，那也许人家第一个孩子随爸姓，第二个孩子随妈姓，这也行是吧？

在“讨伐”papi酱的声音里有一层意思，就是从根本上反对女人结婚生育。这一部分人认为，女人只要结婚生育，就是“婚驴”，就是不珍惜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的价值。这也过火了。

女性主义并不是完全反对婚姻和生育的，其最基本的诉求是男女平等，反对男尊女卑。结婚生育并非就是男权的，孩子随父亲姓也并不伤害男女平等。也有很多女人愿意结婚，并不是说她们进入婚姻就是去受男人剥削压迫了。很多女人生孩子也是自愿的，并不是说她们去给男人生孩子，就是去给男人打工、受苦去了。不是这个意思。

南方周末：现在说到女性主义，好像有一点被污名化了。

李银河：就是有一些特别激进的女权立场，导致女性主义整体被污名化。比如西方女性主义当中有一种流派叫“分离主义”，就是主张女人在一切方面跟男人彻底脱钩，防止被男人欺负和剥削，包括性的方面。这就太过激烈了。

如果你以为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要跟男人彻底脱钩，或者都反对结婚生孩子，那你就错怪它了。你其实是用女性主义当中非常极端的主张来以偏概全，这不对的。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不反对婚姻，不反对生育，甚至也不反对那种冠个男人姓的习俗——西方比咱们更“过分”，希拉里跟克林顿结婚以后，她的姓氏都变成克林顿了。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比他们还强，咱们的女人结婚以后不改姓。

女性主义里头有各个流派，有激进的，也有温和的。虽然在策略、态度上有差异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底线，或者叫最大公约数，就是要争取男女平等。凡是主张男女平等的，都是女性主义。

在我们国家，男女平等的主张也是基本国策。不要说到女性主义，就把它妖魔化。

其他人都在看：

